



文選集注

附識

文選自五臣注盛行而李氏原注亡矣後人以李注併入五臣謂之六臣而李注專本亦亡矣古迂陳氏輯諸儒議論云東坡曰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又云蘇子瞻嘗讀善注而嘉之故近世復行則知宋時善注已廢不行今之善注皆從六臣本中鈔出以成一家之書六臣以茶陵陳本金閫袁本爲最善而茶陵本先列善注次列五臣金閫本先列五臣後列善注所注已多錯雜又或云善注與五臣某注

同或云五臣某注與善注同又有校語云善本作某
五臣本作某其實以注證之明明善注而云五臣明
明五臣而妄加善曰九極淆亂五臣好奇卽同一意
義每欲改易正文以期取異於善又或故改李氏原
文以誣善作故不博辨五臣無以釋疑破惑亦不削
盡五臣無以還善注本來面目汲古善本正文或畱
五臣而注則從善或誤以五臣爲善注而善注反多
刪削以致正文與注語每不相應以譌承譌轉雕傳
寫各本皆同校家未及徧正遂使學者迷所指歸而
文選不可讀矣

高祖密齋公校讎文選凡十三次痛削五臣沿習之舊悉還李氏原有之文或本六臣或依史集隨文辨正歷數十年而始得定本咸豐末年之亂書籍被毀甚多今初校本戊戌本癸卯本淳祐本及最後定本幸尚存焉然所校各本逐篇逐段皆有更正之文而多未載入筆記此所記者乃校本所未及詳焉者耳近讀胡氏克家文選考異十卷頗多辨正惜其所雕袖珍選本悉仍汲古舊刻不加更正又梁氏章鉅文選旁證四十六卷張氏雲璈選學膠言二十卷讀畫齋叢書所刻汪氏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八卷孫氏念

附
祖考異補注八卷皆與選學多所發明又善注引說
文每與今之二徐說文不同段懋堂注說文多據善
注改正徐本蓋因李所見唐初說文尙多完好正可
藉訂今本許書之誤凡此諸家皆嘉道年間所出之
書

公皆未之見而正譌勘訛若合符節雖各家所見亦
閒有異同而互證參觀自可執中一是惟是校正文
選六十卷飭工繕稿亦已有年竝經開雕十餘卷而
一再校讎如埽落葉加以十餘年薄書鞅掌旋校旋
輟未得專心工資亦極浩繁祇好舒之異日今將筆

記八卷先付剞劂

嘉德

復博采諸家加之案語以期

互相考證時

光緒五年己卯在於富春官舍之斐如堂校付繕工
隨校隨雕至十年甲申春始得蕆事玄孫

嘉德

謹誌

杭州任有容齋刻

密齋隨錄

文選以李善注爲善李注以汲古閣雕本爲善上元錢士謐重校本其尤善者也然譌謬未正者甚多且有汲古初刻不誤而錢氏反改从俗本者何義門先生有校本而未刻近吳門葉氏刻之與學者傳寫校本又多互異而所校亦尙未盡余幼嗜此書老而不倦凡有所得隨筆記之存諸家塾以課幼學云

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畧焦氏經籍志竝載李善文選辨惑十卷宋史藝文志有李善五臣同異一卷

不著撰人遂初堂書目有文選同異不言卷數亦無撰人蓋卽宋史藝文志所載也今皆未見

文獻通考文選李注六十卷五臣注三十卷陳氏曰後人并李善原注爲一書名六臣注案今時惟六臣注刻本甚多而李氏原注不傳余所見張伯顏本養德書院本汲古閣本皆卽於六臣注中分出之非復李氏原本故多雜入五臣所作之字或誤收五臣注或誤削李注今皆隨文校正未詳者闕之

文有見於諸史者或昭明自據作者之集或諸史各

加翦裁或今史籍又傳刻譌異各自單行不得執
彼議此今但舉其可訂文選之譌者錄之其義可
兩通者卽不具述

諸家文集大半無傳今時行本多有後人於藝文類
聚文苑英華諸書采輯成之百三名家其總匯也
其書轉在昭明之後未可據以爲證琴賦注引宋
玉對問李氏自箸其凡云然集所載與文選不同
各隨所引而引之是則唐時集本已不能與文選
符合矣

李氏引用經籍在今日有全逸者有殘闕者有傳刻

譌異及後人改竄者未便卽以今本爲是卽如說文今所見者乃李陽冰徐氏弟兄所定本也每與選注所引不合豈得遂謂李注之誤

經典同異李氏自據各經師本文隨文選所用而引之畧舉數條如引易百果艸木皆甲宅引詩在彼穹谷弗擊弗考亂離斯莫駟駟牧馬引論語貧而樂道君子薄於言而厚於行悠悠者天下皆是也引孟子有負薪之憂其閒必有命世者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校文選者每不尋究但據今時傳習之本竄易李氏所引之文遂使正文與注絕不相

蒙大可嗤也

漢魏叢書古書之淵藪也惜未經名人考核譌謬甚多選注所引如汲郡古文山海經水經注呂覽淮南之類每有不符今亦惟譌者正之疑者闕之爾雅釋詁疏云詩書之作非一人故有音義雖同而字形踳駁者詩文作湛耽而此作妣詩文作夷說豈弁槃而此作怡悅愷般之類直以異人之作故不同耳無義例也凡校書當知此意

玉海云隋志文選音三卷蕭該撰唐志李善注文選六十卷又文選辨惑十卷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

音義十卷五臣注文選三十卷曹憲文選音義云
康國安注駁文選異義二十卷僧道淹許淹文選
音義十卷

李邕傳父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書簞顯慶
中擢崇賢館學士爲文選注數析淵洽表上之賜
賚頗渥善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
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
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竝行邕居汴鄭閒講
授諸生傳其業者號文選學

曹憲傳以文選授諸生魏模公孫羅李善傳授其

學大興

中興書目文選昭明太子與何遜劉孝綽等選集
三十卷李善注析爲六十卷

李濟翁資暇錄云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
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尙習五臣者大
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
功有舊注者必逐篇存之仍題原注之人姓氏或
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
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旣存原注例皆引據
李氏續之雅宜殷勤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

注成者有覆注成者有三注四注者當初旋被傳
寫之誤其絕筆之本兼釋音訓義注解甚多匡文
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竝校不惟注之瞻畧有異
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賅備也因而
比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直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
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
欲下筆宜明有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
舉一端如兩都賦說獵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
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古之捷人壯士搏格猛
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

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兩京也何太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者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駁亦畧指其所改一字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尙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之膾鯉膾胎鰕因注云詩曰魚鼈膾鯉五臣見上句有膾遂改寒